

元代吳縣城中史料彙編

中
三分冊
編

杨讷 陈高华 朱国炤 刘炎编

元代蒙古战争史料彙編

中华书局

中编 第二分册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59934



1059934

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

中 编

(全二册)

**杨 讷 陈高华 编
朱国炤 刘 炎**

**中华书局出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**

**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**

**850×1168 毫米 1/32 • 21³/4 印张 • 454 千字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,001—4,600 册
统一书号：11018·934 定价：4.30元**

明玉珍部

第一 传记

一、《明实录》明玉珍传
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九

〔明〕玉珍，随州农家子，性刚直，目有重瞳。初，徐寿辉兵起蕲水，玉珍与里中父老谋避兵，父老曰：「足下素刚直，能集壮勇保全乡里，众所望也。」玉珍于是招集乡人，得千余，屯于青山，结栅自固。众推玉珍为屯长。及寿辉攻陷湖州郡，遣人招玉珍曰：「早降共富贵，不来举兵屠之。」玉珍惧，遂降。寿辉俾为元帅，遣守沔阳。与元将哈林秃战于湖中，为流矢中右目。

丁酉春，寿辉将倪文俊陷峡州，令玉珍率斗船五十艘掠粮川、峡间。时元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、左丞哈林秃募兵重庆，义兵元帅杨汉闻之，率兵五千自西平寨至重庆，屯兵江北，单骑入谒完者都。完者都欲图其兵，置酒饮汉，酒酣，欲杀之。汉觉，脱身走归营，将士皆怒，遂放船下峡。遇玉珍，诉其故，且言：「重庆城中兵寡弱，哈林秃与完者都二人不相能，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，取重庆如反掌耳。」玉珍犹豫未决，万户戴寿曰：「此机不可失，宜以船半载粮还沔阳，半与汉兵攻重庆。事济则济，否则掠财物。」

而归，亦何损哉！」玉珍从之，遂率兵至重庆。是时重庆承平日久，忽斗船大集，人民骚动。完者都率部下走果州，哈林秃出战被执。玉珍遂入城据之，旁近降者日益众。遣使送哈林秃于寿辉，寿辉授玉珍陇蜀右丞。

戊戌春二月，完者都复自果州率兵至嘉定，屯于大佛寺，谋复重庆。玉珍遣其义弟明二领兵御之，又密遣猛士夜眼陈劫乌牛山寨，捣嘉定城，皆破之，惟大佛寨相持久不克。玉珍亲率众攻之，完者都军内溃，玉珍遂擒完者都及参政赵某以归，杀于重庆市，复以礼葬之。自是蜀中郡县相继下，玉珍尽有川蜀之地。

己亥秋，遣使贡于寿辉。

庚子夏，陈友谅弑寿辉，自立为帝。玉珍曰：「吾与友谅同事徐氏，今友谅弑主自立，当整兵讨之。」遂令莫仁寿领兵守夔关，不与相通，立寿辉庙于城南，春秋奉祀。玉珍遂自称陇蜀王，以刘桢为参谋。桢，泸州人，元进士，为大名路经历，罢官归家。玉珍攻重庆，道经泸州，部将刘泽民荐桢才可大任，玉珍遂往见之，与语当时事，大喜，延至舟中，朝夕图议，擢为参谋，预决政事。桢尝说玉珍曰：「今天下大乱，中原无主，西蜀形势之地，东有瞿塘，北有剑门，沃野千里，所谓天府之国。大王抚而有之，除去盗贼，养其伤残之民，用贤治兵，可以立业。于此之时，不称大号以系人心，部下将士皆四方之人，恐思其乡土，各散而去，大王谁与建国乎？」玉珍善之。

壬寅春三月己酉，玉珍遂称帝，国号大夏，纪年天统。立子升为太子。仿周制，设六卿，以戴

寿为家宰，万胜为司马，张文炳为司空，向大亨、莫仁寿为司寇，吴友仁、邹兴为司徒，刘桢为宗伯。置翰林院，拜牟图南为承旨，史天章为学士。内设国子监，外设提举司教授所。府置刺史，州曰太守，县曰令尹。设科举，策试进士。去释、老教而专奉弥勒法。万胜即玉珍义弟明二也，复姓万氏。

是岁夏，始定赋税，十取其一。

秋，廷试进士，赐重璧八人及第出身有差。置雅乐，供郊社之祭。

冬，使司马万胜领兵攻刺踏坎，侯普颜达失平章败走，获其人马一万。

癸卯，冬，复遣司马万胜等率兵攻云南。胜由界首，司徒邹兴由建昌，芝麻李由八番，三道并进，胜兵不满万人。

甲辰，春，三月，胜兵至云南。元梁王李罗帖木儿及行省廉访司官弃城退保金马山。胜入城据之。

夏，四月，胜引兵还重庆。胜兵之人云南也，邹兴、芝麻李兵尚未至，梁王李罗帖木儿不意胜兵奄及，故弃城遁。及梁王之傅大都率兵出侦敌，获胜部将姬安礼，问：“胜兵几何？”曰：“八千。”于是大都会大理段平章兵击胜，杀伤者过半。胜以孤军深入，约兵未至，而战士多中伤，难以久驻，遂引兵还。所过暴掠为民患，玉珍不能制。上尝遗书谕之。

是岁秋七月，玉珍复遣邹兴攻拔巴州尚仓，置军守之。

乙巳，春，更六卿为中书省、枢密院。以戴寿为左丞相，万胜为右丞相，向大亨、张文炳为知枢密

院，邹兴为平章守成都，吴友仁为平章守保宁，莫仁寿为平章仍守夔关，邓元亨为平章守通州，窦英为参政守播州，荆玉为宣慰守永宁，商希孟为宣慰守黔南。

秋，遣参政江俨入贡。

冬，元威顺王侯普颜达失平章率兵由云南间行如陕西。玉珍遣其丞相戴寿追袭之，至秦州，弗及而还。时蜀星殒如雨。

丙午，春，二月，玉珍有疾，召其臣僚谕曰：「西蜀险塞，汝等同心协力以辅嗣子，可以自守。不然，后事非吾所知。汝等勉之。」遂卒。葬于江水之北。自僭号至是五年，寿三十六。

子升嗣，年始十岁，改元开熙，母彭氏听政。

玉珍为人颇尚节俭，好文学。蜀人经李喜喜残暴之余，赖以粗安，然喜自用，昧于远略。而嗣子暗弱，政出多门，国事日去矣。

二、《明氏实录》

夏国主姓明氏，讳玉珍，湖广随州人也。母梦与神遇，遂娠而生珍。珍长有异相，身高八尺，二目重瞳。家世以农亩为业，珍素有大志，不屑为也。

至正辛卯，兵起颍、蔡间。玉珍一日谓乡耆老曰：「元君无道，天下兵起荼毒，吾侪亦将不免也，为之奈何？」耆老对曰：「明公平日勇略，人所信畏，集乡兵，屯青山，量力审时，大则进取，小则自卫，盍策之。」玉珍曰：「善。」因部署诸乡豪，分屯要害，且修栅治城，以有众十余万，众遂推为屯长。

会壬辰，徐寿辉兵起于蕲，越癸巳冬十一月，称号，建都汉阳。遣使招玉珍曰：「予起兵举义，期逐元虏，以靖中夏。若归共图大事，甚善；不来，且先加兵。」珍惧，且欲保护乡里，不得已，从焉。寿辉待以殊礼，授统兵征虏大元帅，仍领所部，益兵俾镇沔阳。时元帅哈麻秃为患洞庭，珍以兵诛之，连战湖中，为流矢中右目。

甲午，秋，沔阳水涝连年，民采菜鱼而食。乙未，春，珍领兵万余，驾斗船五十艘，至夔州府哨粮。时夷陵皆属徐国参政姜珏所辖，珍泝流巫峡，粮皆满载，蜀人亦不觉有扰也。丙申，冬，珍自巫峡将还。先是元义兵元帅杨汉领精兵五千屯兵西寨，重庆行省右丞相完者都贊宣招纳。丁酉，春，三月，完者都与汉饮，酒间杀之，图有汉众。汉将士谋复仇，不克，愤怒携船下流。至是遇珍，投焉，且诉其所由。因言：

「重庆城中止有左丞哈麻秃、右丞完者都，别无重兵厚贮。况二人怀异，甚不相得，请尽力攻之，全蜀可图也。」珍犹豫未决，万户戴寿进曰：「明公修兵沔阳，为民也；哨粮于蜀，亦为民也。不若发粮十之三回，以济荒，存其余同汉兵以取重庆。事济则有为，否则掠其财物而归，何损也？且此兵之出，窥陇蜀，据上流，保荆、襄，开粮道，一举三得，幸无他虑。」珍从之。

是时蜀中承平日久，俄见兵船，远近骚动。完者都率所部夜遁，生擒哈麻秃，重庆城中父老焚香拜迎道左。珍禁止侵掠，秋毫无犯，由是四外投降络绎。即遣使解送哈麻秃等，并捷报至徐国。丁酉，秋，徐授珍以陇蜀省右丞。

戊戌，春，二月，完者都自果州来会蜀省平章郎革歹、参政赵资，率兵屯嘉定州，谋取重庆。珍调义弟明三领兵泝流，围攻嘉定。未克，相守半载。

珍兵驻泸州，宣使刘泽民曰：「此间元进士刘桢字维国者，有文章，能政事，历仕大名路经历，因青巾李喜入蜀大肆杀戮，隐居方山，曷往见焉。」珍曰：「可与俱来。」泽民曰：「此人可就见，不能招也。」翼日，珍往见之，与语，喜曰：「吾得一孔明也。」邀至舟中，与论国事，拜为理问。

己亥，遣使进贡于徐国。

珍亲领兵至嘉定，围之。令明三率锐兵直趋成都。时平章买奴、参政韩叔亨为青城贼所执，城中窘迫，惟都事薛元理署省事。守城兵皆新募者，一闻明兵至，大惊溃。明三领兵径入省中，掳郎革歹、赵资妻子，顺流而归。郎革歹妻谓舟中人曰：「吾家祖宗三世受羊皮宣命，吾为平章夫人，义不受辱。」

自投于江。明三以赵资妻见珍。珍待以礼，曰：「执政乃吾中国人，何故反为元虏守城？夫人能招使降，当裂土以赠。」异日两军会战，珍趋资妻子临阵谓资曰：「妾与锁儿受擒于此，明公甚以礼待。参政念结发之情，救子母之命。」言既号泣，两军观者泪下。资驻马执弓厉声曰：「痴妇不死何待！」乃引弓发矢，中其胸臆之上。珍挥兵勇进，左右劫袭，元兵大溃，遂生擒完者都、郎革歹、赵资至重庆，戮于十字街，以礼葬之。

庚子，春，陈友谅杀徐主寿辉，自立为帝。珍曰：「友谅、倪文俊在徐国同为臣子，今弑逆其主，徐当讨之。」遂令莫仁寿领兵守夔，不与相通，立徐庙于城南，春秋奉祀。众推玉珍为陇蜀王。因下令曰：「元朝运去，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。予本乡农，因乱为众所推，殆为自保，岂敢图人。迩者义兵一起，群丑底平，湖、湘向化。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，莫有为之剪除者。予奉天诛罪，岂能自安。已经殄灭凶徒，幸而坐收全蜀，是乃天意，夫岂人谋！方今图为画一之规，与民共享太平之治。诚恐百姓不知，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，非吊民伐罪之举。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，非取诸元。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，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。更宜洗心从治，慎勿取恶招尤。」

辛丑，夏，四月，拜刘桢为王国参谋，朝夕侍讲书史，裁决政事。桢一日屏人，从容说珍曰：「西蜀形胜，虽小，沃野千里。北有剑门可以窥陇西，东有夔塘可以达江左。今民遭青巾之苦，幸获扶养，颇得苏息，人心之归，天命可知，他日大事可举也。此时若不称大号，以系人心，军士俱四方之人，思其乡土而去，明君虽自保全蜀尚难，况欲天下乎！」珍勿听。明日，刘桢又言，戴寿、张文炳力赞之。声息已

彰于外，悦服者多。珍不得已，资谋于众，从焉。

天统元年壬寅，春，三月，戊辰，祭告天地，即皇帝位，建都重庆，国号大夏，改元天统。诏曰：「天生斯民，必立司牧。夏、商、周之迭运，汉、唐、宋之继承，其来远矣。元以北人，污我中夏，伦理以之晦冥，人物为之销灭。咸云天数，敢谓人谋！迹者子孙失道，运祚衰微；上天有命，示厌弃之机。豪杰乘时，兴驱逐之策。惟我国家肇迹湖、湘，志欲除暴救民，聊尔建邦启土。成汤七十里，盛德已振于三巴；历数八百年，神功终收于一统。上承天命，下顺民心。谨以壬寅年三月初一日祭告天地祖宗及历代帝王，即皇帝位，国号曰大夏，其以今年为天统元年。呜呼！恭行天罚，革彼左衽之卑污；昭显茂功，成我文明之大治。尚赖远近豪杰勿吝嘉谋，庶几大小臣工协登伟绩！」立郊社，祭以春秋。追帝其四代，立庙，祭以四时。分蜀地为八道。行周制，设六卿。拜戴寿为冢宰；明三复姓名万胜，为司马；张文炳为司空；尚大亨、莫仁寿为司寇；吴友仁、周兴为司徒；刘桢为宗伯。置翰林院，拜车图南为丞相，史天章为学士。立明升为皇太子，朝夕受学焉。内设国子监，教公卿子弟；外设提举司、教授所，教养郡县生徒。府置官曰刺史，州置官曰太守，县置官曰县令。去释、老二教，并弥勒堂。始定赋税，十取其一，大家无力役之征。立进士科，八道乡试，充贡有日，次年会试宗伯，廷试分五及第出身。置雅乐。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，以进取陕右；置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，以进取友谅。秋，廷试进士，赐董壁八人及第，余皆出身有差。

冬，命万胜领兵出汉中，攻刺踏坎，侯普、颜达失平章走，获其人马。万胜报捷而还。

天统二年癸卯，春，命万胜领兵十二万，攻云南，由界首入，司寇邹兴由建昌入，指揮芝麻李由宁番人。二月初八，抵云南，屯兵金马山，邹、李皆不至。梁王李罗、云南省廉访司官先二日已走。胜遣使四方，告谕招安，继日賚宣牌面纳降，降者不可枚举。即遣侍中杨源进表解众以闻，其表曰：“圣德孔昭，诞受维新之命；王师所至，宜无不服之邦。大军既发于三巴，逾月遂平于六诏。穷民交贺，远近同欢。恭惟皇帝陛下，智勇如汤，文明协舜，深慨中华之贵，反为左衽之流。矧在位之贪残，致生民之困悴。恭行天罚，遂平定于多方，礼顺人情，即进登于五位。眷兹南诏，邻彼西戎。藩公挟便宜行事之文，专任愾人，恣行饕餮，郡守无憐恤爱民之意，肆为虐政，害仍黔黎。下诏杨庭，出师讨罪。初临鸟撒，蛮酋纳款以供输；继次乌隆，敌众望风而奔溃。遂由驿路，直入滇池。士民冒雨以争降，官吏叩头而请罪。一毫不犯，万里皆安。胜等愧以庸才，钦承威命。凡此大勋之集，甚非小器之能，皆圣人大庇之洪休，抑诸将效劳之忠力也。深入不毛，臣愧偶同于诸葛；诞敷文命，帝德齐命于有虞。此文乃邹兴撰也。”

夏，四月，梁王傅官大都领兵来攻城。万胜领兵回哨，且孤军深入大理，约兵又不至，战士又多中伤，于是留通水元帅府千户聂革等领八千人与大都拒守同马，引兵还。

九月，表韩氏女为贞烈。己酉，辟刘湛为仁寿县教授。湛学行优裕，造就人才，升为国子监祭酒。

天统三年甲辰，命万胜领兵攻兴元城，不克而还。巴州叛，命司寇邹兴克之，留官镇守。

天统四年乙巳，春，更六卿为中书省、枢密院。戴寿为左丞相，万胜为右丞相。向大亨、张文炳为知院。邹兴为平章，俾镇成都。吴友仁为平章，俾镇保宁。莫仁寿为平章，俾镇夔关。邓元帅为平章，俾镇通江。江宝英为参政，俾镇播州。荆玉为宣慰，俾镇永宁。商希孟为宣慰，俾镇黔南。冬，徐国参政姜珏来朝，仍令守夷陵，就役屯种，置仓以赡军用。

是年，吴王（朱元璋）始遣都司孙养浩来结好，书曰：「吴王奉书夏国皇帝。间者得姜珏诰命，文义妥贴。辛卯岁兵起蔡、颍，有陈友谅恃其土地之广，甲兵之强，一旦迫区区之境，不得已而应之，三年遂灭。元人本处沙塞，今反居中原，是冠履倒置。足下应时而起，居国上流，区区有长江之险，相为唇齿，协心同力，并复中原。事定之日，各守疆宇。特遣使通好，惟足下图之。」秋，遣参议江严答聘，其书曰：「夏国皇帝奉书吴王足下。迩者元人运衰，中原气盛，天必降生豪杰，驱逐元虏，以为生民主，是乃天意之有在也。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，尚为彼用，殊为可恶。足下应运而兴，目视赤子之涂炭，想亦不忍也。区区人马二十万，北出汉中，东下荆、楚，期靖残虏，以安黎庶。特遣使奉复通好，不敢后约，唯高明谅之。」

冬，威顺王普颜遣平章领兵由云南偷行小径入陕西，丞相戴寿追袭至秦州，弗获而还。
是月，全蜀星陨如雨。

天统五年丙午，春，夏主不豫，召臣下谕之曰：「中原未平，元虏未逐，予志不能遂也，此殆天意。今西蜀险塞，予没后，汝等同心协力，但可自守，慎勿妄窥中原，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。」言毕遂歿。在位

五年，寿三十六。葬江北永昌陵，群臣尊上庙号曰太祖文武至圣皇帝。遗诏太子即位。遣使报讣于吴及各国，兼致遗物。

方孝孺曰：「夏主方有意于据蜀，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，百无一二。夏主幸致躬行俭约，兴文教，辟异端，禁侵掠，薄税敛，一方咸赖小康焉。惜不能谨之于始，私家倍于公室，仓库空虚，不能展其疆界。历年虽不永，民至今感叹焉。不能文词间尽其贤也。」

夏太子升即皇帝位，年十岁。尊母彭氏为皇太后，垂帘同听政。立妃王氏为皇后。改元开熙，诏曰：「皇天眷命，笃生我太祖皇帝，恭行吊伐，创业开基，期靖中原，以登至治。顾大业未就，龙驭上升，举国臣民攀号莫及。予小子哀疚在躬，而臣民以嗣位为请，谓神器难以久虚，国家不可无主。忌请再三，辞避无术，谨于四月初一日祇告天地祖宗，即皇帝位。予稚年涼德，忝任君师，惟敬天以勤民，在修身而法祖。缵承烈緒，广鸿业以无疆，诞布武文，祈天命于有永。尚赖臣工协志，同济时艰，补阙拾遗，匡予不逮。其以明年为开熙元年，除旧敷新，与民更始。」仍遣使诣吴及诸国告即位。

吴王遣使来吊祭，又遣使来送葬，又遣使贺即位。
拜刘桢为右丞相。

丞相万胜与知院张文炳有隙，密遣人杀之。内府舍人明照等复矫后旨召胜入，缢杀于崇文楼下。
杨学可曰：「右丞相万胜者，德安府黄陂县人也。年当壮岁，智勇过人。夏主宠爱之，妻以弟妇，故称为明三。数岁总兵征讨，信赏必罚，士卒乐从，所向克敌，开国之功良多。及夏主宾天，主幼，母后临

朝，小人间谋，张、万自相屠戮，非有罪而诛。不及五载而国遂亡，是自取之也。」

秋，延试进士，庞百里等六人及第，余出身有差。幼主吟桂花诗，赐诸进士。诗曰：「万物凋残我独芳，花心金粟带微黄；莫言些少难堪玩，露冷风清大地香。」

命丞相戴寿领兵攻乌撒，不克而还。

开熙元年丁未，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移文于郡县曰：「昔与夏主自沔阳而至重庆，共树奇勋，开邦启土。今日者，矫旨杀戮功臣，我辈宁能自保乎！」遂据城谋叛，遣使与陕西李思齐、张良弼通，而幼主数调兵征伐，皆败而还。

开熙二年戊申，大明皇帝来告即位，遣平章邹敬奉书往贺。

四月，丞相戴寿总兵八万征吴友仁。友仁入城自守，谓寿曰：「不须用兵，可遣参政文彥彬来，即投降。」是日，遂遣彥彬入城。友仁与彥彬约：「丞相可设策将义子明昭等诛之，不然必为所害。」寿回奏事，因朝会设计擒明昭等，尽诛之。友仁同彥彬至重庆，请罪谢恩。

开熙三年己酉，大明遣使求木植，丞相戴寿不与。

秋，丞相刘桢卒。桢，元进士，精于易数，导明主修道，尽逐元人以安中夏，诏令多所代制，人比之孔明云。

开熙四年庚戌，大明遣使借路攻云南，丞相戴寿不允。秋，再遣参政蔡□来，兼致礼物，又不允。明、夏竟绝和好。

冬，大明命汤和为征西将军，平章廖永忠副之，攻夔关。戴丞相、向知院峡中设天桥预备，船至，以木头撞下，辄碎，竟不得上。屡战不胜，退兵峡外。重庆城中每虚惊，禁不能止。

开熙五年辛亥，春，大明总兵颍川侯傅友德帅兵十万，路从阶、文，攀缘山谷，昼夜兼行。蜀将平章丁世珍率众来拒，友德击败之，生擒其将双刀王等十八人，遂克阶川。蜀人断白龙江以阻我师，友德修桥以渡，奋兵进攻，拔果阳白水江。蜀人不战惊遁，友德遣人谕降之，俾各还本业。兵趋绵州，至汉江，进取汉州。友德欲以军中消息达汤和，适江水暴涨，乃以木牌数千书克阶、文、绵州日月，投汉江，顺流而下，重庆守者见之，为之解体。

先是，夏戴寿等闻阶、文不守，遂留邹平章守夔关，引兵救成都。至是，屡与傅总兵战，大败，入城坚壁自守，傅圜兵围之。会廖平章亦得木牌于巫峡，乘虚并力攻夔关，直抵重庆城下。六月二十一日，夏丞相刘仁扶幼主并皇太后彭氏齎符玺诣军门降。在位六年，年十六岁。

成都兵皆被困，蹒跚死者甚众，会汤和至，遣其子纳款降。友德按兵入自东门，秋毫无犯。成都既平，分兵徇下川、蜀之未平者。因籍其兵壮，置守各要害。得路府七，元帅府八，宣慰、宣抚司二十五，州三十七，县六十七，官吏将士五万九百九十人，马、骡一万三千八百余匹。友德同廖永忠遣指挥高德送幼主并彭后符玺及金印、冠冕、仪仗、银印五十八、铜印六百四十，送至京师。大明封幼主为归命侯，彭后为主妃，赐甲第以居。以刘仁为应天府府尹，余除授职有差。

明氏前后二主，起于至正辛丑，止于洪武辛亥，共十一年。

方孝孺曰：「幼主虽春秋未富，德性纯雅，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为权臣执国命，不能宰制，所以内相屠戮，自剪其羽翼，是以国内空虚。天戈一挥，若崩厥角，归于大明一统，固其宜也。」

附录

当玉珍时，辟凤山赵善璞为翰林学士。善璞不就，退隐于乐殯山中，所著有《陶真集》、《正谊稿》行于世。自述一歌曰：「锦里栖迟处，飘然远俗嚣。地偏车马少，山近市廛遥。谢事惟求避，居官懒折腰。读书明至道，忘味学遗韶。对坐花千点，充饥水一瓢。放情随洒落，得句自推敲。种竹开三径，横琴咏九皋。唐虞今在上，许我学由巢。」